

沒落

高爾基著

羅稷南譯



神州國光社

沒 落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民國三十八年一月再版

著者 高爾基

譯者 羅稷南

出版者 神州國光社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
神州國光社

三八四弄四號

實價

第一 部

大約在「農奴解放」^(註一)兩年之後，在基督變容祭的那一天，諾司克聖尼基拉教堂的牧區的人民在彌撒的時候注意着一個陌生底人，他走在人羣裏面，莽撞地擠着他們，把一些高價底蠟燭放在享有兌約莫夫城最高光榮的神像前面。他是一個強有力底人，一管大鼻子，一部大底強半灰色底鬚鬍子，還有一堆吉卜色^(註二)底人似黑鬚髮。他底藍灰色底眼睛從濃密底突出底睫毛下面傲慢地瞻望着，而當他垂着手的時候那闊大底手掌觸着膝蓋，這是惹人注意的了。

(註一)俄羅斯農奴解放令實行于一八六一年。

(註二)高加索人種之一，流寓各地，以卜筮、歌舞為業。

他和城裏面底許多最出色底人們同在一行走近十字架去，這是他們特別不願意底事，在彌撒過後，這許多最重要底人們就站在門廊上交換對於這陌生人的意見。有些說他是一個買賣家畜的，有些說是一個市長，可是城裏的鄉老耶維西·巴馬可夫，一個愛和平底人，健康雖壞而良心却好，輕嗽着說：

“他或許是一個貴族底僕人，一個獵人，或者是替上流人作着什麼娛樂底事的。”

但是巴孟洛夫這市販子，一個難看底麻子，綽號“鯉油蟲”，又是一個好說壞話的不安靜底敏感家，惡意地嚷着：

“你看見麼，他有好長一雙爪子？看他走起路來好像每個鐘樓上的鐘都是爲他底光榮而響似的！”

這寬肩頭大鼻子底人，穿着厚布底黑藍上衣，一雙講究底俄國皮靴，在街上闊步着好像全個地面都是屬於他的似的，他底兩手塞在袋裏，兩肘緊挾着。城裏底人們把探聽他的底細這任務交託給造聖餐的婦人阿當斯卡亞之後，在吃饅頭的鈴響的時候各自走散了。那一晚上巴孟洛夫曾經邀請他們在他底莓子園裏喝茶。

晚餐之後，有些兌約莫夫的居民看見這不認識底人在河對岸叫作“牛舌頭”的那沙灘上，這地方是拉斯基王子底

財產。他在柳樹叢裏走着，用闊大而均勻底脚步測量着這沙嘴，而且從手掌下面瞻望那城市，和那阿加河和牠底灣曲底支流，那泥塘似底伐特拉克沙。兌約莫夫的人民是謹慎底，誰也沒有決心去喊他，問他是什麼人，幹什麼的。然而他們終于遣派了斯徒巴這更夫，一個醉漢兼丑角。斯徒巴並不管有婦女在面前，厚臉地當衆脫下制服褲子，可是戴着他底打纈底小帽，涉過泥淖底伐特拉克沙去了。他鼓着他底酩酊底大肚子，搖搖擺擺地好像一隻可笑底鵝似地走到這陌生人面前，因為示威，故意大聲地訊問他是誰。

不知那陌生者怎樣回答了他，可是斯徒巴立刻回到城裏人這裏來了。

“他問我，”他告訴他們，“你為什麼這樣醜。他有一雙強盜似的怪眼睛。”

那一晚在巴孟洛夫底莓子園裏，阿當斯卡亞，這造聖餐者——那拖着下顎的傢伙，著名的算命家，一個“仙姑”——對着城裏的上流人們作了她底報告。

“他底名的第一個字是伊里亞，”她大張着她底可怕底眼睛說，“他底姓是阿台莫諾夫。他說他要住在這裏作事，但是我還沒有發見他所要作的是什麼事。他由陸路從孚戈羅來，在三點鐘後又從原路走了。”

于是他們並不曾發見他有什麼特別的處所，這是不愉快的，好像有人半夜來輕輕地敲窗子，默示某種禍事的來臨，隨即又暗地逃走了似的。

三星期之後，這事件的一切痕跡差不多已經從城裏的人們底記憶上消失了，而阿台莫諾夫忽然帶着他底三個孩子出現于巴馬可夫之前。他說出來的每一個字就像斧子的打擊似地落了下來。

“這裏有幾個新底人民來到你跟前，耶維西·米特里奇，他們要來生活于你底聰明底管教之下。請以你底鄰人之誼幫助我自立。”

他底歷史是簡單而且合理底。他在加斯基曾經被拉斯基王子們雇用——他們底產業在拉台亞河——作為佐治王子底管家，但是在“農奴解放”的時候退職了，得了豐富底酬金，決意要自己經營紡紗底事業。他是一個鰥夫，他底孩子底名字如下：最大的叫培約爾，駝背的叫尼克提，第三個是他底過繼底外侄阿里約斯卡。

“我們底農夫種的亞麻並不多，”巴馬可夫沉思地說。

“我們要強迫他們多種些。”

阿台莫諾夫底聲音重而且粗，他說話好像是打大鼓似的，但是巴馬可夫生平為人謹慎，說話底聲音是柔和底，好

像怕驚醒了什麼可怕底惡魔似的。他底含悲底灰眼睛是和靄底，當他看着直立在門口的阿台莫諾夫底孩子們的時候，他眯着眼。他們完全不相同。最大的那一個，短眉毛，小底熊眼睛，好像他底父親。尼克提有一雙女孩兒底眼睛，大而且深藍，好像他底襯衣底顏色，而阿里約斯卡却是一個鬚髮底，玫瑰色底兩頰，白皙可愛底面龐的漂亮小子。

“他們之中誰是從軍的？”巴馬可夫問。

“不，我自己需用我底孩子們。我有他們底免役證。”

阿台莫諾夫一擺手，命令他們出去了。當他們依着年齡的秩序排隊悄然走了的時候，他用手掌重重地拍了巴馬可夫底膝頭一下，說：

“米特里奇，而且我也是到你這裏求婚來了。把你底女兒嫁給我底大孩子吧。”

巴馬可夫吃了驚，從坐位上跳起來，只是搖手。

“好體面！你是什麼意思？此刻我才第一次見你。我連你是什麼人也還不知道，你却要求這個！我只有這一個女兒，結婚也還太小，而且你又從來沒有見過她。你並不知道她是怎麼樣的……。你是什麼意思？”

但是阿台莫諾夫只是動了鬚鬚微笑着。

“問警官就知道我，”他說。‘他受我底王子許多栽培，王

子曾經寫信告訴他盡力幫助我底一切。這些神像作我底保證，你不會發見一件事是反對我的。我知道你底女兒，我知道你們城裏的各樣事。我悄悄地來過這裏四次，透徹地訪問過了。我底孩子也來過這裏，而且看見過你底女兒，所以不必爲這個發愁。”

巴馬可夫覺得好像受了熊的襲擊似的，請求他底訪客等一等。

“一個短時間我是能等的，但是我底年紀不許我再等幾年了。”阿台莫諾夫固執地，堅決地說。

“進來和主人告別，”他從窗子裏向院裏叫。

當他們告別而且走了之後，巴馬可夫怯怯地望着那些神像，鞠了三個躬，咕嚕着：

“神慈悲我們！好奇怪底人們呀！救我出這災難！”

後來，用手杖敲着地，拖着腳走進花園裏去了，他底妻和女正在那裏的一株檸檬樹下裏果醬。

“站在院裏那幾個小子是誰，米特里奇？”他底肥胖而美麗底妻問。

“我不知道。娜台利亞在那裏？”

“到儲藏室取糖去了。”

“取糖，”巴馬可夫悶悶地重複着，頹然坐下在草皮上。

“糖。是的，他們說得不錯，‘農奴解放’了給人民更多的憂慮。”

他底妻認真底地看了他一眼，吃驚地問：

“怎麼的？你又不好了嗎？”

“我覺得很苦惱。這人的到來好像是來代替我在世界上的地位似的。”

他底妻安慰他。

“爲什麼發愁？”她說。“不錯，有些人離開鄉村到城市裏來了。”

“正是這樣，他們來了。可是此刻我不想和你說什麼。讓我再想一想……”

在五天以內巴馬可夫睡倒了。在十二天以內他死了，他底死留給阿台莫諾夫和他底孩子們一個較深底暗影。在這鄉老底病中，阿台莫諾夫來看了他兩次，他們曾經有過長時間的談話。第二次來的時候，巴馬可夫叫了他底妻來。

“這，和她說吧，”他說，兩手倦怠地疊在胸前。“這世間許多，似乎不是我所關心的了。讓我休息吧。”

“跟我來，烏利亞娜·依凡諾夫娜，”阿台莫諾夫命令，他並不看一看他底女主人跟他來了沒有，竟自走出去了。

“去吧，烏利亞娜，這或許是命運吧，”鄉老悠悠地對他

底妻說，當他看見她遲遲不肯跟們他着客走去的時候。她是一個靈敏而有許多德性的婦人，沒有經過適當底考慮是從來不肯動作的；然而這一回却在一點鐘內轉來到她底丈夫前面，一面說，她底長而美麗底睫毛上一面滴滴着眼淚：

“這似乎真是命運了，米特里奇。給我們底女兒你底祝福吧。”

在晚間她帶着他們底盛裝底女兒，來到她底丈夫面前。阿台莫諾夫把他底兒子推向前，而這少年和少女並不交換一眼，互相攜着手低頭跪下了，這時，巴馬可夫急喘着，把那古舊底鑲珠底家神像交付他們。

“憑了天父及其子之名……主呵，由于你底大慈悲，不要屏棄我底唯一底女兒。”

“記住，”他嚴正地對阿台莫諾夫說，“你是對着上帝爲我底女兒負責的了。”

阿台莫諾夫對他一鞠躬，這一彎腰他底手觸到了地板。

“我知道。”

對於未婚底兒媳並沒有一句親熱底話，隨便只一瞥她和他底兒子，他就急扭過頭來向着門。

“去吧，”他命令。

當這定婚底一對走出去的時候，他坐下在病人底床上。

“不要發愁，”他固執地說。“一切事情都會好起來的。我爲我底王子工作了三十七年，從來沒有受過一次罰，而且人並不是神：他是並不體面也難得快樂的。至于你，烏利亞娜，你是要被好好地看待的。你將要作爲我底孩子們底一個母親，他們要被教導着尊敬你。”

巴馬可夫靜聽着，他默然注視着角落裏的神像，哭泣着。烏利亞娜也在哭，而阿台莫諾夫表示了他底急燥。

“呃，米特里奇，”他說，“你不到死的時候就要死了。你不曾留意你自己。而我是非常需要你的！”

他用手摩着他底鬍子，發出高聲底歎息。

“我知道你底事，”他繼續說，“你是一個可敬底人而且非常靈敏。你若是能和我生活五年，那末我們可以合作成一件大事業。可是，這是上帝底意思。”

烏利亞娜可憐地哭嚷着。

“你在詛咒些什麼，你老強盜？你爲什麼恐嚇我們？或者這裏還有一個……”

但是 台莫諾夫站起來，彎下腰去對着巴馬可夫鞠躬，好像他是一具死尸似的。

“謝謝你對於我的信心。再見，我必須到阿加河去。一隻

帶着我底貨物的船來到了。”

巴馬可夫底妻傷心了，他才一離開，她便哭起來：

“這村夫，這蠢材，他甚至于找不出一句少許親熱一點的話來對他底新兒媳說！”

她底丈夫止住她。

“不要埋怨，”他說，“不要驚擾我，”稍微一想之後又說：“你靠住這人吧。他似乎比我們這些人都高強。”

巴馬可夫在全城的人民及五個教堂的宣教士們的尊榮之中埋葬了。阿台莫諾夫一家直接走在死者底妻和女的後面；這是城裏的人們所不願意的；駝背底尼克提走在他底家族後面，聽見羣衆中有人嚷着：

“誰也不知道他是誰，但是他忽然暗自爬到前面去了。”

巴孟洛夫也咕咕着，一面急轉着他底圓底橡子色底眼睛：

“死者和烏利亞娜都是謹慎底人，絕不會作出衝動底事。所以這其中有些隱情。他必定設法誘惑了他們，或者他們就簡直沒有同意這婚事。”

“是的，這是一樁曖昧底事。”

“我也說是一樁曖昧底事。假錢吧，或許。但是巴馬可夫確過着可尊敬底人的生活，不是麼？”

尼克提低頭聽着，他底駝背凸起來，好像在期待着突然底一擊似的。這是一個暴風底日子。大衆都背向着風，塵灰在百尺以內揚起，煙雲似地刮在他們後面，他們底光頭和油髮上全蓋上了灰。

“看，”有些人說，“阿台莫諾夫很是被我們弄起來的灰塵打擲了。他完全成了灰底了，這吉卜色……”

她底丈夫埋葬了十天之後，烏利亞娜和她底女兒到修道院去了，把家宅交給阿台莫諾夫。他和他底孩子們生活在一個活動的旋風裏面，從早到夜祇見他們大步走過街去，或者匆匆走過教堂。這父親是一個吵鬧底，粗暴底人，大的兒子，乖僻而沉默，顯見得忍受著恐慌和羞慚。美叢阿里約斯卡，雖然討厭別底男孩們，却對着女孩們使着無恥底眼色；太陽才一起來，尼克提便拖着他底尖角駝背渡河到“牛舌頭”。在那裏，泥水匠和木匠正在烏鴉羣中建造長底磚屋，在牠們的旁邊，挨近阿加河邊，有一座大底兩層樓房，是用兩尺厚底木材造成的——看來就好像一個牢獄。下晚的時候，兌約莫夫的人們羣集在伐特拉克沙岸上，一面咬嚼着西瓜和向陽花子，一面聽着鋸子吱吱地磨擦，刨子的刮削，和利斧的砍伐，一面又譏評着建造“巴比爾塔”的無效來開心。

巴孟洛夫快意地預言着這些陌生人將要遭遇的一切不

幸。

“春天的時候大水會冲掉這些醜底建築物，而且要失火。木匠吸草煙，遍地又都是木片。”

“他們在沙上造屋呢，”凡西里這害癆病底教士附和說。

“倘若他們在這裏造成了工廠，那末，濫醉，偷竊和不道德的事就要開始了。”

但磨工兼小店主留加·白士其，一個巨大臃腫底人，流着油汗，慰解地說：

“人越多，”他用粗重底低音說，“就越容易養活。不礙事的，讓人們工作吧。”

尼克提供給了城裏的人們許多笑話。曾經刈除和拔掉一大片柳樹叢之後，他終日都在從伐特拉克沙挖掘滑膩底泥，和砍掉低地的小樹。然後，駝背向着天，把樹枝用小車拉起，拋在沙上堆成一個小底黑堆。

“他正在努力造一個樹園呢，”城裏的人們猜度着。“真傻！你不能在沙上施肥料呀！”

當日落的時候，阿台莫諾夫的一家，由父親領頭，排成一個單行涉過河去，他們底影子躺在綠色底水面上，巴孟洛夫指着牠們：

“看，看啲！好有趣底影子，那駝背！”

他們全看着尼克提底影子，一行之中的第三個，異樣地抖顫着，那樣子比他底兄弟們底長影子更沉重。有一天，大雨之後河水漲高了，駝背給水草絆住了，陷落在一個坑裏，消失在水下面去了，這使站在岸上的全體觀眾誠心地笑了。唯一的表示了一些憐憫的俄加司加，是濫醉底鐘表匠的十三歲底女孩。

“啊，啊，”她叫喊着，“他淹沒了！”

她被誰在腦後打了一掌。

“不許嚷，”她被告誡了。

阿里約斯卡，走在最後，鑽下水去，捉住他底哥哥，把他扶起來，當他們爬到岸上的時候，兩個都拖泥帶水的了，他向着城裏人那一面走去，于是他們讓出一條路給他過去。

“呃，你髒底小畜生！”有人怯怯地說。

“他們不愛我們，”培約爾說。

“讓他們等看吧，”這父親回答，他一瞥他底臉，當他們正在走着的時候，“他們就會……。”

他罵尼克提：

“你呆子！走到的地方要留心，不要叫人笑話。我們不能在恥笑中生活，你蠢材！”

阿台莫諾夫一家和誰也不要好。他們底家務是由于一

個肥胖底老婦人經管着，她全身穿着黑衣服，頭上還紮着一條黑帕子，帕的兩頭像兩隻角似的翹着。她說話好像一個外國人似地摸索着應用的字，她只能說出難懂的幾句，要從她打聽阿台莫諾夫家的任何事體都是不可能的。

“他們假裝作修道士似的，這些流氓……”這便是她底答話的全部。

雖然，有一件事却發見了，這父親和長子常常在隣近各村裏巡遊，盡力勸誘農夫們種亞麻。有一回阿台莫諾夫在巡遊中被幾個退伍軍人襲擊。他用一根有兩磅重的皮帶打死了一個，第二個也打折了骨頭，第三個逃走了。雖然警官已經訓誡了他一番，伊林斯其這可憐底教區的青年教士爲懲罰他底殺人罪叫他站在教堂裏祈禱了四十夜。

在秋天的下晚，尼克提高聲誦讀“聖者的傳記”和教父們底訓誡給他底父親和兄弟們聽，但是他底父親屢次中止了他說：

“這等大智慧，”他說，“不是像我們這樣底心所能夠得到的。我們不過是工人，這不是爲我們而作的，我們生在世上是來作簡單底事的，想的也是這些簡單底事。從前育里王子讀了七千卷書，沉迷在那些思想之中以至于失掉了對於上帝的信仰。他游歷過各個國家，受過一切大人物的接待，

成了一個著名底人物。但是，當他經營一個織布廠的時候，他失敗了，像他所作的一切事情一樣，所以他一輩子就靠農夫們的麵包來生活。”

他說着的時候，每一句都很分明，又有思慮地自己回想
着；然後他再教訓他底孩子們：

“你們底生活是困難的，因為你們就是你們自己底法律
和保障。你看，我並不曾依照着我底意志而生活過，而是被
命令着而生活的。縱然我看見這是錯的，我也不能修改，因
為這與我無關。這是我底主人底事。我不單只是害怕着依着
自己底意向去作事，就連自己想一想也不敢，因為恐怕我自
己底意思和主人底混在一起。聽見了沒有了，培約爾？”

“是。”

“這就對了。你們懂得。一個人能夠好像是並不存在似
的活着。自然在另一方面是責任小。你並不作着你所願底
事，而是被別人支配着。沒有責任底生活是舒服的，但是也
就沒有多大意思。”

有時他和孩子們談了一兩點鐘，隨時都考問着他們是
否聽見了。他坐在炕上，搖着兩條懸着底腿，手指在解着鬚
鬚上的小圈，安閒地在鍛冶着語言底鎖鍊的各個連環。溫暖
底黑暗統治着這寬大清潔底廚房，雪風在窗外一起一落地